

皇帝的牙船

目睹大海之前，他首先听到了呕吐声。

让·阿德修斯攀上牙船甲板的时候，那群农民骑士正抓住船舷，对着海面上吐下泻。酸臭的胃液被海风吹拂，从牙船挺拔的獠牙之间穿过，缓速消失于咯吱作响的吞咽舱。白亮亮的沙丁鱼在海域里四处聚集，吞吃焦黄的呕吐物，而卷尺海鸥则在桅杆上歇息，用缺乏感情的双眼俯瞰牙船，将呕吐的农民和沙丁鱼群尽收眼底。漫长的注视后，它们才展开庞大的双翅，化为空中狭窄的标点。

爬上高处，阿德修斯向下俯瞰。黑暗的大海没有声响，缺乏回音，只有晕船者像虾米一样弓着脊梁，山德尔人的抱怨声不绝于耳，几乎像大海本身一样喧嚣。

嗅着那些气味，他啐了一口，“真恶心。”

阿德修斯知道，很少有农民配得上骑士之名——真正的骑士必须从扈从做起，练习剑术、弓箭、狩猎和马上作战技巧，日复一日地投矛，如此十数年方可授为骑士。但这群人却是少有的例外。若是山德尔王国的铁皇帝未曾发动大战，若是精灵徘徊的森林没有被铁皇帝下令烧毁，皇帝就不会狩得七万匹温顺的大野马，若是铁皇帝没有下令围剿精灵，若是精灵没有逃往无边无际的大海，这些野马就不会派上任何用场，也不会被送给乡巴佬当做奖赏。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：皇帝宣战，牲口买单，森林焚毁，精灵被赶进大海。但最可怜的反而是这群乡巴佬，他们被从乡村和城堡强征而来，还不懂得如何驾驭军马，却已成了马背上的轻骑兵，而当他们熟悉驭马技巧，战场又从山德尔的森林转移到海洋。如今，铁皇帝的征服马不停蹄，即将跨越无眠洋的藩篱，向精灵的最后一棵海上巨木进发。牙船已经挤满历史学士，博物学者和晕船的农民骑兵，他们发誓为铁皇帝而出海，

将山德尔王国的下个公爵领建在海上。

而现在，皇帝的骑士们却站都站不稳，扶着船舷喷吐秽物。阿德修斯忍不住想，实际上，这群骑士不过是骑马的农夫，至多是学会夹紧双腿的牧马人，指望他们出海打仗无异于痴人说梦，而他们偏偏都活在梦里——铁皇帝为他们编织的氤氲大梦。

这感觉让他有一股啐痰的冲动。说到底，铁皇帝到底打算怎么打赢精灵？他是一名水手，必须学会为自己谋划航向。世上的战争如此繁多，优秀的水手应知晓如何择木而栖。

答案……他想，答案已近在眼前。

让·阿德修斯眺望远方，目光在桅杆之间穿行。在波涛开裂的海面上，铁皇帝的牙船连成一条黑线，像漆黑的海涛那样无边无际，每艘牙船都吞咽尸体，咀嚼尸体，褻渎尸体，甲板涌出内脏焚烧的恶臭浓烟，而这让呕吐声更加连绵不绝。铁皇帝的喀慕拉巫师立于船头，拖拽燎焰与翻滚的咒文，驱役大海深处的溺死尸身——往往是古老的山德尔先民。事到如今，瘦骨嶙峋的先民尸体会主动爬进牙船的嘴巴，通过獠牙，钻进吞咽舱，在不洁的篝火里毕剥作响，化为牙船的筋骨和皮肉，又变成铁皇帝的薪柴。最终，它们团团相拥，融成一艘新船。这就是巫师的可怕力量：他们强迫皇帝的舰队一边航行一边繁殖。

哦，这是死灵术……阿德修斯喘了口气。

死灵术！骸狱在上，死灵术！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突然有人的声音。阿德修斯转过脸，看到这艘船的长官站在面前，用谴责的眼神盯着自己。

“只是在看海。”他说。

“你在偷懒，”长官瞅了他几眼，“回到你的岗位上，擦地板，或者干脆上桅杆。”他咕隆嗓子，像在使唤一条狗，“奴隶水手不准游手好闲。”长官踢着脚走开，留下阿德修斯站在原地。甲板倾斜着，风帆投下晦暗纤细的阴影，阿德修斯跑到船舱斜面，藏起来，继续盯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也盯着海洋底下蹒跚而行的尸群。

奴隶水手。那就是在说他。

他忍不住想起自己。

事实上，他对死灵术很熟悉，甚至称得上太过熟悉。童年时候，他的家安置在威谟尔，依稀记得威谟尔的海边到处都有怨灵徘徊。那是一片缺乏盐水的海岸，幽灵在月光下飞翔，裂开上千个虚无的褶皱；食尸鬼日夜喊叫，吐出分裂、蜷曲的舌头。马人曾在深夜爬上他的窗户，用饥饿而原始的眼神投下凝视，而脑袋的部位却空空如也，只有一截苍白脊椎暴露在外。

——那脊椎长满眼睛。

阿德修斯吐了口痰。牙船似乎更加颠簸，呕吐声像海潮那样响亮。

不……他必须继续回忆。

他开始记起威谟尔的夜晚，村庄在恐惧中无声无息，如同倒地而死的寂静尸体，巫师驾着高高的黑马车驶过，揪住死人的头皮磨成亮粉。那时他甚至不敢哭泣，因为哭声是对死者的公开示弱，饥渴的死者会把哭泣者的屋子团团包围，慢慢抽走哭泣者的恐惧，哭泣者的眼泪，直到哭泣者变得和它们一样无知无觉，宛如飞翔的朽木。最后，那件事自然而然地发生：幽灵吃掉恐惧，食尸鬼挖去骸骨，僵尸啃食脑髓，而皮肤黝黑的马人乐于食用内脏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宛如事先写好的残酷戏剧。威谟尔的村庄一座接着一座消失，而马人却在群山中不断繁殖，

它们求偶的吼叫震耳欲聋，在层叠的山脉间回响。

因此他逃离了威谟尔。因此他来到了铁皇帝的山德尔王国。因此他接着来到海上，来到海洋，来到死者隐居不出的世界。他变成吃盐的奴隶水手，渴望遗忘死者的气息，忘记无头的马人和飞翔的颅骨马车，但他总是记得那些马车的轮毂以眼睛装饰，每一颗都旋转不停，宛如死者匆匆行走的步伐。

他必须遗忘的眼睛。

但他从未想到，甚至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在山德尔，在无垠的大海，竟然也有巫师在施展死灵术，而且他们还是隶属于皇帝的喀慕拉巫师，施展的乃是最亵渎的死灵巫术。

难道他真的逃不走？阿德修斯咬紧牙齿。他曾经有多想逃离威谟尔的亡灵海岸，如今就有多想逃离铁皇帝的牙船。他一刻不停地渴望离开船队，离开这些不详的尸骸。

但是他做不到。

牙船的腹腔里坐满了人——乡巴佬士兵，奴隶水兵，盾牌手，长弓手，投石者，农民骑士和他们鄙陋的扈从，饲鸟人，学者，以及沉默寡言的喀慕拉巫师。学者忙着记录，巫师摊开袖子施法，而剩余者都在呕吐，一半是因为航行的颠簸，一半是因为死灵术的臭气。牙船的板条膨胀开来，像胀裂的尸体，开裂的指甲从缝隙里挤出。阿德修斯不得不仔细注意脚下，防止踩到肮脏的东西。

每艘牙船的桅杆都挂满骸骨，骨缝闪闪发光，被巫师灌满咒语。在没有风的天气，牙船甚至也能不洁地航行，就像饥饿的僵尸。本质而言，这艘船或许就是一群僵尸，上千头被巫师操纵，烂肉成堆，长满牙齿，抱成一团的苔藓色溺死尸。一头老鼠从甲板缝里露出脑袋，阿德修斯使劲看向这头动物，它肥硕的腹部油光

铮亮，嘴里叼着死人的手指。那老鼠立刻缩回船缝，宛如从未出现过一般。

哦.....阿德修斯摸着自己的手指，一股恐惧从腹腔深处钻出，久久不散——事到如今，喀慕拉巫师在染指黑魔法，这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，但铁皇帝却不管不问，仿佛一无所知。这绝不正常。

“喂，你说什么很恶心？”

一个女人的轮廓从船舱腹腔爬出，她的手指抓着老鼠，臀线紧绷，洁白的尾巴在后腰摇晃。阿德修斯像刚睡醒一样看着她。

“没什么，”阿德修斯说，“只是庄稼汉在呕吐。”

“哎呦，”女人张望着，“真恶心！”

“呕吐完以后，他们或许还会和你上床。”阿德修斯说。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因为你是水手猫。”阿德修斯喘了口气，把不快的想象逐出脑海，“水手猫要抓老鼠，巡检，搜缴赃物，检查流言蜚语，向巫师报告叛徒的动向，用身体换情报。根据皇帝的法典，这就是水手猫的工作，你上船之前就该知道的。”

水手猫哼了一声。她压低声音：“说实话，我只喜欢和你做。”

“你可真大胆。”

“铁皇帝的眼线无法触及大海，猫人的灵魂也难以被猜透。”她摇晃脑袋，“我打赌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，难以猜透。”

“别这么说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没人能发现咱俩的关系。”

水手猫看了他一眼，琥珀色的眼睛平静无波。

“每艘船都有喀慕拉巫师。”阿德修斯低声说，“小心他们，这些巫师懂死灵

术。”

水手猫露出陌生的表情：“什么是死灵术？”

“就是他们正在施展的魔法。那是某种被死者憎恨的魔法，也被生者憎恨。”

“听上去不是很妙。”

“当然不妙。据说死灵法师的灵魂不会下骸狱，”阿德修斯叹着气，“因为被驱役的灵魂满腔憎恨，急于杀死这些曾经的主人。灵魂们身披火焰，一刻不停地在骸狱中搜寻巫师的灵魂，若是找不到，它们甚至会凶暴地跑到尘世复仇，在召唤它们的巫师死亡前就提前宰杀他们。”他补充道：“在我的家乡，死灵法师都害怕骸狱的灵魂，我想铁皇帝的巫师也一定畏惧骸狱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和巫师做爱，射精后的男人都很虚弱，根本没法和渴望复仇的死者对抗。”

“哪怕那男人是名巫师？”

“对，这就是巫师珍惜精液的原因——因为他们害怕被死人趁虚而入。”阿德修斯缓慢摇头，仿佛头颅有一整个世纪那么沉重。他盯着牙船尽头的喀慕拉巫师，仿佛站在那里的不是一个人类，而是一堵墙，一堵无法穿过的东西。巫师。他震悚地想，铁皇帝的巫师和威谟尔的死灵法师有何区别？皇帝的巫师从来不展示自己的眼睛，不与水手交谈，而威谟尔的法师驾驶着人眼修饰的马车，还会用皮囊鞣制书籍内衬，他们的马鞍满是黄铜装潢。这是否属于某种学派区别？亦或它们之间的共性反而更加强大？一想起自己的家乡，他就如临大敌：“保护好自己。”他干巴巴地说，“别让巫师找到机会。”

水手猫妩媚地耸耸肩膀：“嗯哼，你还是多关心自己吧。”她始终保持着安全的距离。

他们站在甲板上。水手猫松开手指，把老鼠丢进嗷嗷待哺的吞咽仓，渺小的

啮齿动物很快被牙船吃干抹净，骨头变成船甲，血肉化作浓烟。附近没有士兵，阿德修斯把手指摸向水手猫的胸脯，熟稔地轻挪手指：“我说，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，”水手猫意乱情迷地抬起尾巴，“我们还指望……啊，还指望那个东西逃出牙船。”

“别说的那么直白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”水手猫俯下僵硬的身子，“只有我们两人知道逃跑计划，你和我，没有第三者插手的余地。”她喷出灼热的吐息，与甲板上弥漫的呕吐味融为一体，“我们会逃出这艘船，前往铁皇帝无所触及的大地。既然说好要合作，我就不会背叛你。”她使劲往前拱。

“别在这里做。”阿德修斯只是掰开她的手。

“那就晚上？”

“晚上。”他确认说，“就定在今天晚上。”

水手猫耸耸肩膀，转身消失在甲板的尽头。阿德修斯摸着自己的手，看向肠子般黑暗的牙船腹腔。猫人的背影消失在一片阴影中，仿佛从未走出一般。

猫人是一个古老的种族，在铁皇帝征服他们之前就已经足够古老。铁皇帝已经活了两百年，有人说他就像钢铁一样难以杀死，另一群人声称铁皇帝以毒药为食，睡觉时也睁着双眼。他征服过无数王国，猫人不过是其中一个，而精灵马上也要重蹈覆辙——只要皇帝焚毁最后一颗海上巨木。皇帝操纵宫廷贵族就像玩龟蛇棋，从不落于下风，而这种控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阿德修斯知道，最根本的原因或许非常简单：铁皇帝比贵族们活得还要更久，在他的铁手面前，功勋贵族就像婴儿一样孱弱，稚嫩，像未经修饰的诗文。如今的铁皇帝是哲学家，是巫

师，是将军，是王国的领袖，在悠久的寿命中，他的知识数不胜数。阿德修斯曾经猜测，或许这才是铁皇帝对精灵动武的真正原因：他不能容忍有一群长者比他寿命更久，比他知晓更多的知识，甚至还拒绝他的统治。

但是阿德修斯还是不明白，船队为什么非要漂洋过海，穿过鲸鱼和鲟鱼群，只是为了烧掉另一片海洋上的精灵巨木。铁皇帝本来有许许多多选择：在撒米苏斯，鳄鱼的灵魂正向南扩张；在威谟尔，野蛮的无头马人在群山中大肆繁殖；在银流，魔女召唤出来的冬天不断翻山越岭；而在骸狱，古老的誓言早已衰竭，愤怒的灵魂即将涌现尘世，对死灵法师施展惩戒与审判。战争的机会像繁星一样洒落大地，俯仰皆是，而铁皇帝却对这一切毫不关心，他只想穿越一片海洋，将远方的精灵赶出他们海上的森林。

这有点太过奇怪。

“无论如何——”他把双手抚平。

无论如何，他得想办法离开。

他必须离开这艘船，不惜一切代价。

牙船掀起浑浊的海浪。

随后的几天，牙船在平静的航行中度过。阿德修斯时常和水手猫会面，在灯火下一边宣泄欲望，一边敲定逃亡的细节。牙船每天都在膨胀，变大，数不清的溺死尸从海底赶来，被牙船吞咽，咀嚼，碾成碎片。这艘船简直是浮在水面的鲸鱼。另一边，骑士们则开始被噩梦困扰，有人说死者的灵魂正从骸狱赶来，对喀慕拉巫师倾泻亵渎身体的怒火，还有人声称精灵德鲁伊正对着鲨鱼说话，遥远的海域因此爆发莫名其妙的战事，一些牙船被鲨鱼群缠住，另一些则沉没海底，浮肿的尸体重新组成三艘新船。

“我有个问题。”

在摇晃的船舱中，水手猫趴上他的胸膛。即便在谈话的时刻，他们的身体也紧紧咬合，随波涛上下起伏。

“我说，你为什么想要逃？”

“逃跑不需要特别的理由。”他冷静地说。

“你是个人类，为什么不为了铁皇帝而战？”

“那你呢？”阿德修斯仰起头，“水手猫，你又为什么想要逃？”

“猫人想去哪就去哪。也许猫人只是想换艘船，船上没有挤满粗俗的庄稼汉。”

“只是这样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我要逃的原因很简单，”阿德修斯转过脑袋，他的鬓发在黑暗中朦胧，“因为铁皇帝不可能赢。”

“哦……铁皇帝总是能赢。”水手猫舔他的胸膛。

“比如？”

“在我父辈的年代，他赢了所有猫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所以你是水手猫。”

“他还赢过无数次，”水手猫说，“在你我出生前，他就已经是个皇帝。一个古老的皇帝，用同样古老的头脑操纵一整个王国，他的精神行走在内在的疆域之上，所见所闻，皆是王国的给养。”

听上去铁皇帝像尊神明。阿德修斯在心里笑起来——猫人总是那么迷信，仿佛铁皇帝把尊敬和恐惧深深刻入他们的灵魂。但现实又如何？他们正坐在尸体

拼接的巨船里，在死者的腹腔里做爱……整个船队，所有牙船里的水手猫，都在死者的凝视里做爱。水手也一样。

没有比这更糟的了。

“这次除外。”阿德修斯抱住猫的腰肢，他用力地亲吻下去，“一群没见过水的农民，一群耍弄黑魔法的巫师，再加上一群吃肉航行的魔法船，铁皇帝想用这些挑战古老的森林。他是赢过几次，但精灵更加精明，他们更懂得如何下龟蛇棋，也懂得用一两次失败来示敌以弱。”他啐了一口，“你难道没看见？甚至战马都比那群农民适应大海，而那些骑士却总是吐来吐去，还从船舷恶狠狠地摔出去。那些马可是铁皇帝从精灵的森林里抢来的，它们之前从来没上过甲板。”

“嗯啊……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晕船。”水手猫的声音晕乎乎的。

“比如？”

“比如说，”水手猫扭动纤细的腰肢，“哦，比如我这只猫——”她的身体潮湿了，把床单染得湿漉漉，又接着瘫软在枕头上。“阿德修斯，既然你不觉得铁皇帝会赢，又为什么上了这艘船？”

阿德修斯分开猫的双腿。

“因为我是威谟尔的水手，我有没有跟你提过威谟尔？”

“从没有过。”

“威谟尔遥远异常，那是铁皇帝未曾统治的黑色土地，充满危险。在威谟尔，马人会在群山中埋伏旅者，会飞的狮子食欲无穷，死灵法师忙于制造人皮书，幽灵在干燥的沙滩四处飘舞。为了生存，你只能把自己卖给海盗，这样才能挣回一线生机。”

“你把自己卖给海盗？”

“卖了十块钱。”阿德修斯捏捏她的乳房。

“噗嗤。”水手猫笑出声来，“这么便宜？”

“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。”阿德修斯抚摸她浑圆的双乳，“孩子总是不值钱。海盗转手把我卖到银流的毛皮商，毛皮商又把我卖给鳄鱼商人，而那群两栖动物没把我吃掉，而是卖给海上行商。我接着又被卖给海盗，然后出售到别的船上。后来，我每在一艘船干腻了，就想办法卖掉自己。我越长越强壮，运气也不错，于是就一笔笔加高价钱，争取让自己越卖越贵。最后，我来到山德尔，成了一——”

“一名奴隶水手。”水手猫咬住他的手指。

“没错。一名铁皇帝的水手。”

他们接吻，但又不仅限于此。水手猫捧着他的脸：“这么说，你该很有钱喽？你把自己卖了那么多次。”

“不，”阿德修斯笑着，“钱都是船长的，我兜里还是只有十块钱，最初的十块钱。”他开始最终的冲刺。水手猫大声嘶叫，然后是猛然地释放。脑中空白。他们肩并肩躺在一起。水手猫喘着粗气：“你上过那么多船，阿德修斯，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”

“你想知道？”

“想知道得不得了，”她小声嘟囔，“猫人生性自由，我也和你一样，渴望踏上远方的海洋。”

阿德修斯看着她。水手猫的腹腔上下起伏，肌肤一片潮红，像退潮的赭色沙滩。在猫人品种里，水手猫乃是水性杨花的代名词，她们在桅杆间走动，处理整艘船的性欲和肮脏，在铁皇帝征服猫人的故乡后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然而，他却不

讨厌这种水性杨花，至少不曾讨厌这种生存的战略。他想起与水手猫的共同计划：逃离牙船，逃离铁皇帝的船队……逃离，逃离。

逃离这一切。

“起来，”他说，“咱们再做一次。”

提灯的烛光开始黯淡，很快就让腹腔一片漆黑。远方的大海传出千百种奇异的闷响，船体的晃动就像摇篮一样，温暖，轻柔。海风从缝隙进入，嘴唇呼出的滚烫气流。

他们在黑暗下谈话。尽管牙船颠簸不已，阿德修斯还是讲述了故事：在银流的冰天雪地，魔女的眼泪如何引发永恒冬天；在威谟尔的陵墓和海滩之间，死灵法师如何剥开无头之马；德·革金黄的沙滩上，到处都是饥饿不已的鳄鱼祖先；卡拉克的高原上，到处是象鼻山和野蛮人的高塔；召唤师如何利用噩梦拉扯不存在的禽兽，骸狱里愤怒而无常的灵魂……最后，水手猫说，“我真羡慕你，阿德修斯。”

“羡慕什么？”

“一切。海洋，天空，大地，金色的沙滩，灵魂和宝藏。你所有的冒险。”

“没什么值得羡慕的。”他笑起来。

“不，”水手猫伸出手指，堵住他的嘴唇，“这一切都很好。你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你们水手都不知道猫人过的是什么日子。”她的声音逐渐提高，“水手猫只能服侍，不管愿意与否，我们都得和男人搅在一起，一个男人，两个男人，最初你还会数数，然后你就记不清有多少了，你会疲倦，你会懈怠，但男人还是不断地来，按住你，打开你，进入你的里面，揪住你的头发，骑上你的身体，强迫你的脑子。这就像海绵，”她猛地停住，“这就像被挤干的海绵。猫人的生命就

是这样：出生的时刻含满眼泪，死去的日子满身干瘪。是男人吃光了我们，咀嚼了我们，亵渎了我们，是男人把猫人变成尸体，又把尸体变成猫人，”她的声音大如洪钟，在狭窄的牙船腹腔里反复作响，“猫人睚眦必报，我根本不爱伺候男人。我不爱他们，根本不爱他们。”

阿德修斯默默听着。“也包括我？”

“也包括你，阿德修斯。”

大海传出遥远的涛声。

她不再舔舐，甚至不再说话。她的眼睛在黑暗里扩散，像翠绿的琥珀，瞳孔里莹莹闪着光。“铁皇帝不允许我们有名字，因此猫人都没有名字，”她说，“你是奴隶水手，没有自由的水手，而我是既没有名字，也没有自由的猫人。”

阿德修斯静静地看着她。

“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。”她说。

水手猫慢慢扬起脸。

“阿德修斯，我绝对要逃出这艘船，逃出铁皇帝的王国，一直逃到猫人能给自己取名的地方。所以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，我需要你想办法逃出船队，而你也需要绝对信任我，我们要成为盟友，海滩上的一粒沙子那样闪亮、坚固、不可分割的盟友。巫师和流言蜚语由我应对，”她伸出胳膊，“而你，尽管放手准备。”

阿德修斯倚在墙上。猫人从床上站起来，她的身体几乎在发光，被熏蓝的海平面照亮，被穿过船缝的蓝光烘烤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阿德修斯喘了口气。

他看见猫人在黑暗中点头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出于一种冲动，他突然开始叫喊：

“等等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猫人问。

“你可以给自己取名。”他小心地酝酿措辞，像调酒师在制备佳酿，只是酒器全是他的舌头，“一个只有我们二人知道的秘密名字，没有第三者插足的余地。”他忐忑不安地看着猫人。事实上，如果猫人愿意，他完全乐于给猫人起名。但水手猫只是盯着他，优雅的尾巴在空中慢慢摇晃。

“不必，等到真正自由的那一天，我会给自己取出那个名字。”她这么说，用手做了一个掏的动作，“我早就想好名字了，它就藏在我的心里。”

“好吧，但我还有一个问题。”阿德修斯不甘心。

“说。”

“说真的，你果真不喜欢和我做吗？”他看着猫人。

他们就这么盯着对方，而猫人开始大笑。

“好吧好吧，和庄稼汉比，你还好上那么一点。”她轻快地打开门，“不要太沮丧。”

其后的时间，牙船一直在航行。阿德修斯有时候会怀疑，船队是否走在正确的航向——历史学士彻夜不眠，为船队估测精灵巨木的方位，而巫师的魔法令牙船越来越多，甚至让牙船的风帆长出眼睛——明明是风帆，却长满眼睛！而这噩梦般的船只就这样扩散在海中，凭借原始的视觉搜寻海面。皇帝的牙船越来越接近活物，阿德修斯知道，事到如今，那些牙船不光长出獠牙、咽喉舱、腹腔，甚至还长出一颗颗扁平的眼球。宛如某种巨大而难以撼动的移动尸身，所有船只都越来越接近某种邪恶的巨型动物，不知疲倦，睁着千百个眼核搜寻大海。

那些眼睛。

于是，阿德修斯想起威谟尔，想起童年的沙滩……还有马人，幽灵，死灵法

师高耸的马车，那些长满眼睛的车轮、长出眼球的脊柱，那些恶毒而苦涩的巫术。铁皇帝的战士们对牙船的变化惊奇不已，农民骑兵把马关进牙船腹腔，用他们粗糙的手指偷偷触碰眼球，然后彼此推搡着急速逃开，但更多的人只是感到惧怕。乡巴佬士兵们不敢直视眼球，尽管那些眼球永远只盯着大海，看向海洋的尽头，但士兵们还是害怕。每晚都有士兵做噩梦，梦见狂怒不已的灵魂从骸狱出发，成群结队地飞向船队所在的海域，狱火滔天，而灵魂们愤怒不已地嘶鸣，甚至阿德修斯也梦见过这样的场景：灵魂与火焰同时起飞，几乎焚遍整片海洋，浩瀚的水汽变成暴雨，淹没了三十三三个沿海王国。他知道，那些披挂火焰的焦灼灵魂都是山德尔的古老先民，被牙船亵渎尸体的古老主人。在这些预言般的梦境的压力下，有时是盾牌手，有时是饲鸟人，有时是稚嫩的骑士，每天都有战士从船头跳下，化为汪洋中的一朵浪花。

他们的骨头变成新的牙船。

随后，在下一个夜晚，士兵们会梦见他们熊熊燃烧的脸庞。又是一批从骸狱出发的愤怒灵魂。

“你怎么想？”水手猫偷偷问他，“铁皇帝会撤军吗？”

“你比我更清楚。”阿德修斯摇摇头。

铁皇帝当然不会撤退。在踏上牙船的时候，他就在心中隐隐产生预感——铁皇帝要如何战胜古老的精灵？在山德尔的土地上，铁皇帝或许能用军队达成计划，但这里却是大海，无边无际的汪洋，成千上百的节肢动物、海藻和凶猛的海鱼将会四处聚集，在精灵德鲁伊的呢喃下化作凶猛嗜血的战士，它们会在自己的战场作战，丰厚的海洋里处处都是围场。而铁皇帝有什么？晕船的农民，不善水战的乡巴佬士兵，还有……

还有巫师。释放着死灵法术的巫师。

准确而言，巫师和他们的牙船。阿德修斯捏紧手掌，如果他没有猜错——不，已经不可能有什么错误。如果他的预测没有失误，铁皇帝从来不打算用军队战胜精灵。强征而来的农民，从森林里掠夺而来的战马，还有数不清的士兵，这些都不过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而被召集。在他的心中，答案几乎浮出水面：尸体。成千上万名腐烂的尸体，成千上万个从骸狱赶来的、愤怒而痛苦的灵魂……还有巫师，不断召唤尸体组装船只的巫师。

阿德修斯有一种感觉，他已经触摸到铁皇帝的计划本身。

杀手铜乃是死者的灵魂。

他压低声音：“水手猫，晚上到我房间里来。”

“今晚也要做？”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我大致猜到了皇帝的计谋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水手猫笑出声来，但下一秒，她意识到这并非一个笑话，“阿德修斯，你真的不是在骗我？”

阿德修斯只是看着海面。在氤氲的浮水下，数不清的尸体结伴而行……朝着牙船的腹腔而来，化为骨粉和碎片。

晚上，阿德修斯一个人坐在床边。他不断回忆自己的故乡，回忆威谟尔的黑色土地。多么奇妙，在小时候，他曾经那么害怕骷髅和成群结队的僵尸，而现在他却坐在尸体的腹腔里回忆过去，仿佛这里是海洋中唯一坚实的土地。

“我来了，”水手猫推开门，“皇帝的计划究竟是什么？”

他几乎急不可耐地张开口：“铁皇帝想利用骸狱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巫师。皇帝想利用巫师，吸引憎恨巫师的骸狱灵魂进入尘世。”

“这不可能。”

“没什么不可能。”阿德修斯静静地说，“不要忘了，那些灵魂永远都在熊熊燃烧……而精灵的巨木恰好可以遭到点燃。”

水手猫的脸一下子白了。

“不可能，”她嗫嚅，“铁皇帝竟然有这种打算……”

“严格而言，骸狱的狱火甚至能点燃大海。”阿德修斯补充说。

对山德尔人而言，骸狱乃是恐怖之地，它是灵魂的归处，死者的居所，处处燃烧着纯粹而险恶的火焰，亡者的骨灰组成了广袤而寂静的土地。人们都以为骸狱离尘世极其遥远，但阿德修斯知道，骸狱并非那样遥不可及。至少在威谟尔，在他的家乡，骸狱是一个熟悉的名词，死灵法师总是畏惧骸狱的怨灵。恶人，杀手，士兵和罪犯也都害怕骸狱，担心愤怒的灵魂返回尘世复仇，一寸一寸地搜寻它们的仇敌。阿德修斯沉重地说：“我们都是诱饵，水手猫。”

水手猫合起双手：“诱饵……诱饵？”

“诱饵，用来吸引骸狱的灵魂。”阿德修斯说，“寻常而言，骸狱的灵魂很难抵达尘世，因为尘世及其广大，灵魂很难和正确的人物相遇。但在我的家乡曾有过说法，一些死灵法师被他们驱役的死者憎恨，如果法师侮辱的死者数量众多，那些灵魂就会突破封锁，抵达尘世的土地。”

听到这话，猫人只是摇摇头。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没错。”阿德修斯压低声音，“我猜测——只是猜测，喀慕拉巫师之所以召唤死尸扩大船队，就是为了召唤骸狱的灵魂，把它们吸引到船队的所在。船队里的活人乃是吸引死者的坐标，在海洋中极其显眼，而为了对巫师们实施复仇，

而数不清的愤怒灵魂——山德尔的先民，溺死的水手，所有被牙船褻读的、饱受冤屈的尸体，都会从骸狱席卷而来，带着海水都无法扑灭的愤怒火焰。对精灵而言，那将是灭顶之灾，海上的森林会被彻底烧毁，整个海域都会蒸发殆尽，而骸狱则会多出一个通往尘世的传送门，千百万愤怒的灵魂会彻底封锁整片海域——”

“可是，”水手猫打断，“这对铁皇帝又有什么好处？封锁海洋？蒸发海水？完全说不通！他的军队会一起完蛋！”

“答案很简单，”阿德修斯耸耸肩膀，“因为铁皇帝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，他不想让人知道，他打开了通往骸狱的大门。这是个丑闻，而他的军队也无非只是一群农民，没人会在乎农民死在哪里。最终，这一切会成为秘密：精灵会被焚烧殆尽，农民们会被灵魂撕成碎片，没有赢家，没有胜利者，没有知情人，所有人都是牺牲品，只有铁皇帝笑到最后。”

寂静。沉默的船舱里，只有呼吸声慢慢喘动。

“所以，这就是他的计划……”水手猫喃喃自语。

“我们全都是诱饵。”阿德修斯压低声音，“吸引骸狱灵魂的诱饵。对铁皇帝而言，我们是储备好的死人，等待利用的灵魂。”

“我要告诉其他猫——”水手猫惊恐地挪步，但马上被阿德修斯制止，“他们不会相信的。除非是土生土长的威谟尔人，否则没人会把事情往这方面想。即便我也难以相信这个断言是否真实可靠，但是，只有它最符合我们当下的现况，只有它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她的表情阴晴变幻，最终定下型来，像凝固的岩浆。“你说得对，天啊，没

人会相信的。”

“我会想办法逃出去。”阿德修斯说，“我会准备一艘双人逃生船，尽可能快地准备。”

“我的同胞们怎么办？”水手猫绝望地问，尽管已经猜到结局，但她必须如此发问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阿德修斯低下头。

水手猫没有再说话。她使劲倚着身子，一步一步消失在黑暗中。海风呼啸，阿德修斯转身看向汪洋大海，他的灵魂已经被问题挤满——那究竟是什么时候？骸狱的灵魂已经抵达何处？留给他们的时间似乎如此渺小，就像铁皇帝猛然攥紧的手掌，在这一望无际的海洋，他再次感到来自家乡的沉重质感。谜底已经揭开，而他无心庆祝。他喘了口气，紧紧盯着晕蓝色的海洋。

在铁皇帝的计划成功实施前，他必须想办法离开。

此后的时间，阿德修斯把自己关在船舱里。他搜集牙船咀嚼后的骸骨，慢慢拼出双人独木舟的雏形。用人骨拼装独木舟是复杂的工作，但阿德修斯却感到熟悉，而这种熟悉感慢慢深入骨髓。曾几何时，童年时期在威谟尔的生活不光带给过他恐惧，还让他无形中不再惧怕死者的骨头，甚至能模仿死灵法师的手法拼装骸骨，模仿那些高大、装饰着眼睛的阴森马车，临摹骨骼间的衔接和咬合。随着回忆的深入，他的记忆越来越清晰。与此一同发生的则是噩梦：越来越多的士兵梦到骸狱的亡魂，越来越多的骑兵被失眠症所困扰，似乎整艘牙船都变成嘈杂的腹腔，散发出无穷无尽的噪音。阿德修斯知道，这是骸狱的亡魂正在逼近。整艘舰队都开始军心涣散，人们不再关心何时抵达遥远的精灵巨木，反而私下讨论如何逃出船队，回归陆地的怀抱。喀慕拉巫师依然不言不语，但与刚刚出发时的激

情相比，船队如今只剩恐惧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事情开始发生。

桅杆上，水手兴奋地大声喊叫：“我们看见巨木了！”

所有人都跑上甲板，阿德修斯也不曾例外。在波涛起伏的海平面，他们首先看到海藻，然后是挺拔的森林，众多古树环绕着硕大的伞状巨木，无穷无尽的枝杈几乎遮蔽阳光。第一声欢呼开始响起，然后是第二声，第三声，直到所有士兵都发出地动山摇的狂喊，呼喊着重皇和山德尔古国的尊名，而所有牙船都调转方向，朝着巨木所在的方向拔锚前进。

夜晚。

“你的船做好没有？”

昏暗的灯光下，水手猫趴在床上。

“差不多好了。”阿德修斯说，“应该正好能赶上。”他的手上握着一排骸骨，正把它们组装成整体。

“加油。”水手猫淡淡地点头。她推开门，留下一个暗淡的背影。被即将爆发战争的恐惧所压倒，事到如今，她甚至连追问的力气都快耗尽。

有时候，生活就是这样：所有事情都挤在眼前，带着全部海洋的重量。阿德修斯已经快要完成那艘小船，但时间偏偏不等人。他只能闷头做好手上工作，带着疲倦睡觉。只要再过几天，那艘船就应该接近完成。

在梦里，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燎焰环绕的大地，周围全是熊熊燃烧的枯骨。

这是哪儿？

阿德修斯抬起头。他看见一个王座——由骨头组成的燃烧王座，悬浮于空中，被沸腾的燎焰抬起，而在远处的赭色平原上，处处都是滚烫的烟云。他知道，

这不过是一个梦，但是他也知道，有时候，梦比现实更接近现实。于是阿德修斯举起双手，颤抖着大声询问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尔在骸狱，冤屈灵魂之天国，”一个声音遽然扩散，“此乃复仇之国，死者之国，癫怒之国，活火之国，而你身在此国之中，踏足于吾之土地。”

“您是？”

“吾乃骸狱君主，死去的正义神。人皆称我永恒复仇者，亡去的君主，贫穷衰死者与故去的王国皆服从于吾。吾乃死者之永恒守护。”

那燃烧的王座旋转过来。一颗冒烟的扭曲颅骨盯着他，“尔身上存在某种讨厌气息，活人。”

“我来自威谟尔。”阿德修斯强迫自己冷静，“我在威谟尔的沙滩长大，或许那就是原因。”他没有忘记，骸狱的灵魂都讨厌威谟尔的死灵法师。

“有趣。”那颅骨慢慢旋转，没有过问他的过去。直到此时，阿德修斯才发现颅骨下面的身体，那身体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癫怒烈火，肌肉鼓胀，宛如高高耸起的疯狂山脉，点缀着大剑、钢叉、钻石与疤痕。“骸狱和尘世的通道从不稳定，”颅骨发出尖叫，“只有通过你，吾方可定位于尘世汪洋！”

“这并非我的过错。”阿德修斯说，“我从未修习死灵法术，也从未滥杀屠戮。我不应该站在这里，像个被审判的罪人。”

“人人皆是罪人，”骸狱君主大叫，“人人都等待审判！”

“也包括我？”

“你？不，不，不包括你，尔在这里是个意外。”颅骨发出尖锐、错乱的笑声，那声音像极了一个发疯的神，或某个死去的、被憎恨逼疯的神的灵魂，“吾从未召唤过汝，是汝主动来到此地。是汝的灵魂在召唤吾。”

“我.....”

“说出来，”发疯的神大叫，“立刻说出来！”

阿德修斯不得不绞尽脑汁，咬文嚼字地倾诉起来：“您统治的灵魂正追逐我们的船队，伟大而愤怒不已的骸狱君主。但我要告诉您，这一切都是某个尘世皇帝的阴谋，并非是我在召唤骸狱，而是那位皇帝在亵渎死者，尝试利用死者愤怒打赢一场战争。”他把所设想的一切都和盘托出，而疯狂的神一边抽搐着，一边侧耳倾听。“我认为这就是铁皇帝的计划，”阿德修斯最后说，“他在利用骸狱的力量.....服务于他自己的欲望。”

“他好大的胆子！”颅骨立刻癫怒地尖叫，疯狂的噪声响彻寰宇，“不过是个钻研劣质黑魔法的凡王，怎敢干扰吾之审判！”

“您会继续审判吗？”阿德修斯提心吊胆地说，“我热切地希望.....您能收回那些燃烧的灵魂。”

“绝不。”骸狱的君王大笑着，颅骨闪烁着烈焰，“人皆有罪，或早或晚。追魂审判永不终结，而现在，判决名单上只是多出一个名字：铁皇帝。”火雨从天空浑厚地降下，“看着吧，凡人，”骸狱君主的喊叫慢慢消散，而整个梦境也逐渐淡化，变成浑浊的赭色，“吾将如何审判有罪的魂魄。”

阿德修斯睁开眼。他看到摇晃的船舱，月光下白森森的海浪。他的呼吸急促起来。他究竟做了一个多么离奇的梦啊！但那真的是梦境吗？阿德修斯不敢确定。他唯一知晓的就是，铁皇帝船队、精灵巨木和骸狱君主的争战即将爆发，而他最好想办法逃离，不要被愤怒的火焰烧成灰烬。

他起床，开始继续制造独木舟。

第二天，他是被急促的敲击声吵醒。水手猫拍着他的脑袋，眉毛焦虑地扬起

来：“快起床，要开始打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阿德修斯瞬间睡意全无，“开始了吗？”

“快了！”水手猫喊着，“咱们必须逃！”她几乎是语无伦次，“外面的天空都变了颜色，你不会想到的，我们必须跑！”

透过船缝，阿德修斯向外看去。天空正在燃烧，仿佛夕阳坠落下来，点燃了整片海洋。精灵的巨木已经无比耀眼，拥挤着千千万万枚发亮的叶片，而在更遥远的距离，天空挂满了金色的、弯曲的、倒立的灵魂，它们闪烁着永不熄灭的大火，一艘一艘地把铁皇帝的牙船点燃。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水兵跳进大海，而沸腾的海洋丝毫无法扑灭火焰，只能在闷烧中释放滚烫的水蒸气。喀慕拉巫师们念诵着咒语，用海底驱役而来的死者对抗骸狱的灵魂，而那些灵魂穿过死者的遗骸，撕碎它们，点燃它们，把巫师变成原地燃烧的人形火炬。甚至精灵的森林也已经熊熊燃烧，形状怪异的灵魂在海水与浮藻间狂奔乱跑，投下滚烫的火珠。

“我们走，”阿德修斯当机立断，“我去把独木舟拉出来。”

他和猫人穿过拥挤的船舱。局势一片混乱，所有人都各自为战，甚至长满眼睛的牙船也暴躁不已，带着重量在海面上横冲直撞，而这让士兵们东倒西歪，上吐下泻。海平面出现死鱼的尸骸，它们是精灵德鲁伊召唤而来的动物勇士，现在却飘着肚皮死在海上。海水的温度已经滚烫得吓人，阿德修斯和水手猫一起，在牙船的尾部释放了独木舟，然后在海面上奋力划水。他们看见天空飘过无穷无尽的金色灵魂——猫人的灵魂，精灵的灵魂，人类的灵魂，全都在杀戮。猫人和精灵的灵魂焚烧着牙船和水手，而人类的灵魂焚毁了精灵的森林，他们全都燃烧着火焰，在空中或是互相撕打，或是点燃更多燎焰，狂怒的吼叫涂满整片汪洋，晦涩的烟雾堵满整片天空。在这一切之上，恍惚间，阿德修斯听到了恢弘而庞大

的笑声——骸狱君主那连续的、抽搐般的大笑。

“快划呀，阿德修斯！”水手猫拍他的脊梁，“你怎么在发呆呀！”

“抱歉，”他抖了个激灵，“我看见了幻象。”

“我们得先逃命！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阿德修斯摇摇头，“水手猫，你这辈子做没做过亏心事？”

“没有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阿德修斯抬头望天，“我只是在想，千万不要在这里碰上仇人的冤魂。那些猫人，精灵和人类，他们全都是愤怒不已的冤魂，跨越整个世界的距离来大烧特烧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它们在释放彼此的憎恨。即便死了，他们还是愤恨不已，一定要宣泄出来。”

水手猫抬起头。“骸狱里也有猫人的灵魂……”

“受冤屈的灵魂都在那里。”阿德修斯说，“被铁皇帝杀掉的人的灵魂也在。”他突然抖了个激灵，逐渐意识到骸狱君主所说的审判是什么。抬着脑袋，他和水手猫看见，无边无际的金色灵魂——猫人，人类，精灵，正穿越无边的天空，朝着山德尔王国的大地飞去。它们闪烁着憎恨的烈焰，面容古老而欣喜，仿佛终于能为古老的蒙冤而复仇。他们穿着早已被遗忘的服装，举着早已灭亡的古国的千百种旗帜，呼喊混乱而早已灭绝的千百种方言。水手猫突然站起来：“爸爸！看看我啊，我就在这里！”

“你在干什么！”阿德修斯抱住她，但是水手猫还是大声呼叫，声音逐渐哽咽，“爸爸，爸爸！我，我看到爸爸了！他就在天上飞翔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”阿德修斯低声说，“冤屈的灵魂何其众多。”

“但是他没看见我！他飞过去了，就这样飞过去了，我的爸爸——”

“因为他们一心只想复仇。”阿德修斯喘了口气，“水手猫，我们来划船吧。”

水手猫的肩膀抖动着。她一边哭泣，一边划着船桨。一路上飞过的灵魂数不胜数，但是他们都没来攻击阿德修斯，就仿佛看不到他们一样。阿德修斯逐渐平静下来，在无边无际的天上，金色灵魂组成了无尽的弯曲汪洋，覆盖了整片天穹。

轰隆的声响闪过，天上突然出现一颗颅骨。

“于是，吾等再次见面，凡人。”颅骨说。

“骸狱君主……”阿德修斯站起来。坐在一旁的水手猫目瞪口呆，呆滞地望着天空。

“吾需要感谢汝，”颅骨说，“为吾揭穿了魔法皇帝的阴谋。作为馈赠，吾将荡清威谟尔的大地，令死灵术灭绝世间。”

“魔法皇帝？”阿德修斯问。

“铁皇帝在钻研死灵巫术。”骸狱君主大笑，“它早已不是人类，而是骨骼僵硬的死灵，这便是皇帝寿命悠久的秘密，而喀慕拉巫师不过是他的傀儡，一群没有心智的死尸木偶。”颅骨的语气带着不屑，“皇帝一直尝试控制船队的航向，试图把我引导至错误的大陆，但多亏了汝，吾洞察了他的魔法，知晓了隐藏于表层下的晦涩计划。吾会让山德尔人的皇帝知道，骸狱的火焰并非寻常可用，更非凡人法师可染指之物。”

“这办的到吗？”阿德修斯问，“既然铁皇帝是死灵法师，倘若有机会，他会驱散骸狱的灵魂。”

“无妨。”颅骨说，“复仇并非朝夕之事，吾会在骸狱中永远等待皇帝的灵魂，直到天腐地烂，铁皇帝的统治迈向终结，直到王国腐朽，言语破灭，血统断绝。而铁皇帝若是敢于再次染指骸狱的火焰，复仇就会重复引起纷争，刻下标记，召

唤吾之审判降临。”

“而现在，” 颅骨看着他们，“我会给予礼物。”

随后是天旋地转。阿德修斯再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到了一处沙滩，白色的沙子晶莹亮眼，细小的螃蟹在滚石间爬行。他的独木舟搁浅在沙滩上，水手猫扶着脑袋，从独木舟里扬起头。

“天哪，” 她说，“刚才那个大脑袋是谁？”

“是骸狱的君主，” 阿德修斯走过去，轻声说，“那是死去的正义神，永恒的复仇者。”

水手猫瞪圆了琥珀色眼睛。“你得到了一个神的承认，” 她说，“天哪，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 他摇摇头，“这里是哪里？”

古老的记忆慢慢苏醒。让·阿德修斯看着闪烁的沙滩，逐渐想起童年时的威谟尔海岸，那片总是有怨灵在徘徊的惨白色大地。回忆逐渐清晰，没错，这里就是威谟尔，是他古老的家乡。就在这时，阿德修斯听到了声音。他抬起头，看见天空划过金色的、燃烧的灵魂。这些灵魂喷吐着火焰，点燃了遥远的群山。看起来，今后行走威谟尔的土地上，再也不用担心死灵法师的问题了。

“这里是威谟尔，” 他面对水手猫，“我的家乡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应该没有记错。”

“神把你送回了家。” 水手猫啾啾着，“也把我送过来了……”

阿德修斯笑起来。他把手伸进衣兜，摸到一把坚硬的银币。他算了算数量，刚刚好。于是他抱住水手猫。

“我兜里还有十块钱，在威谟尔，刚好够取一个名字。”

水手猫红着脸。“不，那是你卖掉自己得到的十块钱，我不能要。”

“我把它送给你。”他亲吻着她的额头，“我把我也送给你。”

在金色灵魂划过的天空下，他们开始拥抱。在这片自由而宽广的沙滩上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将他们阻挡。